

广州的非洲社区应是一座桥梁

——对话《非洲人在中国》作者博艾敦教授

本报记者 程绩



■ 商贸发达的广州吸引了很多非洲人

博艾敦教授是加纳人，他 1997 年到香港，目前担任香港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研究所语言学系教授。2012 年，他写的《非洲人在中国》终于出版，这本书是首个专门研究在华非洲人与非洲移民社区的专著，写书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团队走遍了六个非洲人聚居的主要城市，广州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站，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区。

广州商贸发达吸引非洲人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本书？
博:我 1997 年在香港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我们非洲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是理发，在香港的理发发室，店员问我，你知道我们香港有个地方被叫做“联合国”吗，他告诉我就是重庆大厦，那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人。于是我去那里，发现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有非洲商店、酒吧，我想买的东西那里都有，我感觉就像回家一样。于是我决定写点东西纪念一下这里。接下去的调研中，人们告诉我，中国大陆有更多的非洲人。于是我决定把自己的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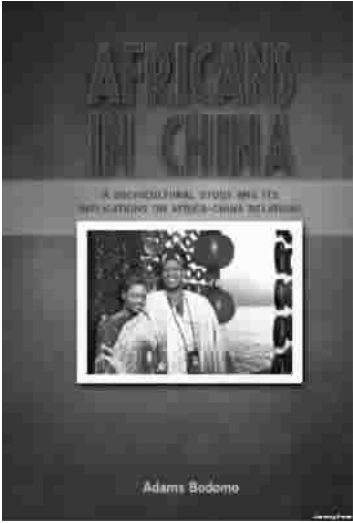
记者:你何时到广州来调研的？
博:我 2006 年到广州，促使广州的非洲社区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许多东南亚的货币都贬值，在那里投资的非洲人财富大量缩水。而中国的华南地区相对稳定。最早在广州建立非洲社区的人，大部分是从东南亚迁徙过来的，广州本来就是一

个商贸非常发达的城市，于是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这里，逐步建立了全中国最大的非洲人社区。

记者:你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
博:来到广州之后，我采取的是抽样调查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主要的调查方式。首先是定量调查，与被采访者挨个交谈。随后是定向调研，把几个非洲人社区的领袖都召集过来，他们都非常乐意。
在广州，我采访的第一个非洲人，他和我一样也是加纳人。按照非洲人的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会倾向去找社区的领袖人物。我问他这里是不是有个非洲社区，他说是的，我接着问，社区的领袖是谁，我想见他。于是他帮我引荐。正是从这开始，我逐步建立了我在广州非洲人社区的关系网，与很多人交谈，完成了问卷调查。然后我和我的团队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我的团队中既有中国人也有非洲人。

留学生是非洲社区的先驱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广州的非洲社区组成？
博:广州的非洲社区由不同国家的人组成。在我的定向调研中，我把几个非洲人社区的领袖都召集过来，他们都非常乐意，这是他们第一次聚在一起。他们需要在一起解决一些问题。
广州的非洲人主要来自尼日利亚、加纳等法语和英语系的西非国家。在我的调研结



程绩 摄

■ 《非洲人在中国》封面

程绩 摄

果中，排名前五的是尼日利亚、加纳、马里、几内亚和塞内加尔。
记者:这么多不同非洲国家的非洲人在广州形成一个社区，是怎样的语言环境？
博:广州的非洲社区就是一个语言的大杂烩，这里能听到伊博语（这是非洲最多人说的非洲语言），还有约鲁巴语、斯瓦希里语，还有夹杂非洲口音的法语和英语，几乎能听到所有非洲国家的语言。来到这里，就真的像到了一个非洲的城市，让很多非洲人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记者:学习中文是非洲人在中国最大的困难吗？
博:这些年来，会说中文的非洲人越来越多，他们也积极融入中文的环境。非洲人学习能力很强，特别是非洲留学生。他们在开始课程之前，必须花一年时间学习中文，所以他们的中文要比那些商人好得多。商人为了逐利来到中国，流动性很大，但为了生意需要，也会学习一些中文，所以你到处能听到夹杂中文的英语。
记者:非洲社区的形成，在华非洲留学生有多大作用？
博:纵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留学生都是在海外建立社区的先驱力量，在中国也是这样。所以我了解到，来自马里和几内亚的留学生对于非洲社区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早在冷战时期，非洲就有留学生到广州，不少非洲留学生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学

习，比如前苏联和中国，一部分学生留了下来，成为了非洲社区的先驱。我们非洲人都知道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他 1964 年访问非洲，奠定了中非外交的基石，之后便有了中非合作论坛，没有这次访问就不会有非洲赴华留学生。根据最近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消息，最近 3 年中国将接收总计一万八千名非洲留学生。现在在中国各地的大学，你都能看到非洲留学生。

未来会出现中非混血族群

记者:广州的非洲社区种种问题，你如何看待？
博:隔阂是因为相互不了解，特别是广州本地人对非洲社区不了解，进而有了一些误解。我希望双方能多沟通，更多广州人能到非洲社区来，品尝非洲美食，可喜的是，已经有了这样的现象，但还远远不够。而作为非洲人，与广州这座城市不仅要加强经贸联系，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很重要。非洲人本身也有义务和责任，走出非洲社区，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对广州本地人开放。
记者:你如何展望广州非洲社区的未来？
博:广州的非洲社区应该是一个桥梁，架起中国和非洲的沟通。非洲人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学习汉语、用筷子吃饭。
并不是所有在广州的非洲人都是流动的，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这里与中国人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是带非洲血统的中国人，未来这里会出现中非混血的族群，在我的调研中，在广州的非洲人中十分之一的人，他们的妻子或者女友是中国人。在广州每年有 200 个中非混血的孩子出生，他们需要被认可，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或许这些孩子在未来能帮助中国足球的进步（笑），我非常乐意看到他们为中国做贡献。
记者:通过《非洲人在中国》，你想对读者说什么？
博:我写这本书，是献给所有在中国的非洲人，同时也是写给所有中国人。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探索在华非洲社区的书。而在华非洲社区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洲和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走到了一起，因为全球化而融合。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搭建沟通桥梁的社区，虽然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到，非洲社区已经渐渐融入当地文化，打破隔阂，互相交流。这种现象不仅只在中国，也发生在在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其他欧美国家。我认为这诠释了新的世界概念。

（上接 A9 版）

阿明告诉老梁，非洲人吃东西都很简单，喜欢吃的东西就能一直吃下去，而加纳的菜叫 fufu。fufu 看起来像大号的肉包子，里面含有木薯、山药、车前草，做法是把以上材料捣碎，往锅里加水煮成，煮熟之后颜色就像窝窝头。
“其实很简单，给我配齐材料，半天我就学会了，只是我不喜欢吃，一嘴的渣。”老梁说。后来，他还创新了配方，让 fufu 吃起来更有劲道。这让阿明大喜过望，只要加纳来人，他必定会让老梁先露一手，“你在阿克拉（加纳首都）绝对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fufu”。
老梁现在不仅学会了所有的加纳菜，还知道每个菜的加纳念法，“他们管大米叫 banku，番茄酱叫 nkatankwan，总之，翻来覆去就那三四个菜”。

宝汉直街已经成为非洲人和中国人混居的国际社区，几乎每家非洲餐馆都是中国厨师掌勺，老梁只是其中的缩影。而对于宝汉直街的原住民来说，原来居住的房屋现在变成了租金节节高的旺铺，非洲人不仅是邻居，更是衣食父母。

“虽然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非洲人都在这里聚居，对我们和他们都是有利的。”居民代表吴菊婉说。



■ 广州三元里现在有个新称谓，叫“小非洲”

广州的布鲁克林

有的人把小北称为广州的布鲁克林，在这里，问题在所难免。
三元里的非洲客中有一些人住在无数不见天日的接吻楼、鸽子笼里，常常是十几个非洲人住一间，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做搬运——为非洲或中东老板打工，以躲避警察搜查居

货和衣服后寄往刚果，通过亲戚朋友在当地销售。“比起回故乡，在这里可以赚好几倍的钱，因此还没有归国的打算。我想找个中国人结婚，拿到合法的滞留资格。”
根据此前媒体的公开报道，2012 年 12 月，公安部门已抓获 300 多名在广州从事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的非洲人，捣毁一个由来自非洲的境外人员与境内人员相互勾结的毒品销售网络。广州警方称，非洲籍外来人员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有极少数外国人违反中国法律，被警方严格依法查处。
在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建议加强立法，建立外籍人员管理信息的分享平台。认为可借鉴德国等国家做法和经验，按照国家法律和人道原则，设立专门针对“三非”外国人的收容所。
针对非洲社区领袖制度的特殊性，报告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与这些外籍人商会、社团首领进行沟通合作。
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社工小范认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广州长时间居住，是时候正视外来社区服务的对接了。研究过美国的唐人街历史的小范认为，非洲人处境和早期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处境非常相似，也正因为如此，她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服务意识，警察也好，街坊也好，用平常心对待他们。

图 CFP

留证。
39 岁的刚果人阿肯，5 年前持旅游签证来到了中国，但即使签证过期了他也没有回国，而是继续非法滞留在中国。作为一名家电维修工，阿肯怀着发财梦来到广州，他毁掉了护照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这样的话即使被警察逮到，也不会被强制送回国。
阿肯现在做些小买卖。他在广州采购杂